

父亲在土里刨食,春播秋收,除草施肥,一辈子与庄稼打交道,是个地道的农民。

记忆中的农民父亲,只出过两次家门。

第一次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。那时我学习很用功,不知不觉中,发现视力在下降,于是就给家里去了一封信,说汇款钱来过,买一副眼镜。

一个晴朗的天气,瓦蓝的天空浮着几朵白云。天空纯净的蓝,白云白得透彻。同学们在课堂上,老师认真地讲,同学们认真地听。谁也没想到,一位老汉竟推门进来,愣愣地站在门口,目光不停地往教室里扫来扫去。他眼角弯曲着,手里拎着一个鱼篓,刀刻的皱纹爬满了粗糙的脸,浑身上下散发着乡土的气息,骨子里却透着硬朗和康健。他正是我的农民父亲。

宿舍里,父亲一把把我拽过来,急切地说,孩子,快让父亲看看,眼睛到底咋啦。我先是一惊,接着“扑哧”笑出声来,一字一句地说,就是近视镜。你没看见,好多同学都戴着眼镜呢。父亲得知我眼无大碍,才长舒了一口气,微笑着拿出一些枣子和柿子给我。

人在途中

我的农民父亲

董国宾



我。我很后悔没有在信里把话说清楚。这件事听起来虽有趣,却让我感到温暖,也更让我纪念和怜惜。还有一次,父亲离开家乡,是去年春播的时候。

春播的时候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,我开了一家羊汤馆。刚开业那会儿,生意还说得过去,后来一天不如一天。父亲听说羊汤馆生意不好,忙完农活,就急急赶到城里来。父亲来的第三天,我就去外地出差了。临走对父亲说,要半个月我才能回来,羊汤馆的事你照应着。

父亲没文化,更不懂经营和管理,可在半个月的时间内,濒临停业的羊汤馆,硬是让父亲给盘活了,纯收入一天比一天增多。

出差回来后,我惊奇地请教父亲。父亲手一摆,淡淡地说,小本生意,不要指望一口吃个大胖子。羊肉汤按成本卖给顾客,一分钱不多收,搭些功夫不算啥,我们只赚酒钱和菜钱。咱对得起顾客,顾客才乐意到咱这里来。别说了,父亲的办法还真灵,现在羊汤馆的生意好起来,四面八方的顾客都喜欢来光顾。这不,我正盘算着扩大规模呢。

其实,我的父亲是农民,没文化,只懂得锄草和种地,哪懂什么经营之道。只是,无论对家人还是对别人,父亲心里装的总是慈爱和宽厚!

母亲在乡下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园,母亲除了种一些蔬菜之外,种的最多的却是菊花。母亲酷爱菊花,那是因为菊花不仅凌霜不凋,气韵高洁,被誉为“花中君子”,在母亲心目中,菊花更是吉祥、健康和长寿的象征。

晚秋时节正是菊花生长旺盛的时候,母亲每天坚持给菊花浇水、松土、剪枝,把汗水和心血全部融进爱菊和护菊之中。晚秋的风冷峭而瑟瑟,园子的菊花也开始含苞欲放了,粗壮的枝茎略带棱角,硕大的叶片泛着天光,顶端挺立着蓬勃欲发的气态。那些花蕾半卷半伸的就像拳击手防御的铁拳,被紧紧地抱成一团,等待时机以朴素简洁的装束,轻轻地展现在花园的舞台上,绿色的叶子像一把把蒲扇,翻卷着把花蕾托到空中。

当秋风一阵又一阵的滑过天空时,菊花盛开了,它们争先恐后地从花盆里向上

心灵驿站

母亲的菊花

杨家建

时,换来的却是身后人们的指指点点。此后,那个牵手的爱情梦被我尘封在了心灵最深处的一隅。

关于戒指,结婚时母亲就反对妻子为我买。在母亲看来,戒指似乎是女人的专利。母亲还说,好男人是不戴戒指的。对于母亲这种偏颇的说法我并没有反对,因为我懂她老人家。两千多块,这毕竟是当年我和妻子两人两个多月的工资呢!然而,我也没有反对妻子。就这样,结婚那天,我还是戴上了妻子为我买的那枚戒指。

室外,大雪纷纷扬扬。

儿子非要去和邻居家的孩子一道玩打雪仗。开始我不让,可被他磨得没法儿,只好放行。

雪地里,你看他们玩得那样子,像几只小鹿,跳跃着、奔跑着、追逐着,飞来飞去地雪球,一会儿落在这个头上,一会儿打在那个身上,一个个开心极了。他们在外面玩得热火朝天,可在屋里守着窗子却一步也不敢离开,心里一阵阵地总是怕,怕儿子一不小心滑倒了,会摔伤了什么地方;怕儿子跑出一身热汗来,被风一吹感冒了;怕儿子把刚刚买回来就穿出去的新大衣,在玩耍中不注意给搞脏撕破了……一连串的怕字,总是纠缠着我不肯放松,使我惶惶不安。

偶尔想来,在我以前的以前,也就是在自己小时候,怎么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和想法呢?那时候,我的胆子好大,对什么都不曾怕过,所以常

花季雨季

一碗馄饨的爱

孙彦军

爱有时候难说清,我觉得,这就是爱的魔力,爱的魔力,会突然之间,被爱的神箭所射中,那时候,每一个人不问为什么。

我跟军哥,那时候,心里根本没想过,因为,军哥比我大好多岁。

那是一次我们单位举办的外出旅行,在爬一座山根本就叫不出名字的山时,我转身,看着树林往前走,可走着走着才发现,我又走回了原来的地方,我出不去了。我在山里,转了三天三夜,突然,我发现,前面有人。有人就能活,我快步朝他跑去,可是,到跟前一看,我傻了。

他就是军哥,跟我一样,也转山

了。本来,军哥都已经绝望了,可一见我,他却一下子来了精神劲,对我说:“跟着我,咱俩顶风走,只要两小时不转头,咱们就能找到人。”果然,我们俩走了俩小时,终于,看见一个小山村。

有山村,还能找不到我们的同事吗?我俩不怕了,现在,最需要的是填饱肚皮。

我们俩走进一家小餐馆。看见有吃的,我们俩,嗓子都伸出一只手,可是兜呢,钱呢?我们俩翻了个遍,只找到,两个硬币。俩硬币,服务员,只卖给我们一碗馄饨。

一碗馄饨怎么吃?突然,军哥

说:“你吃吧,见到你之前,我碰到一棵大梨树,以为是最后一次吃东西,我就一锅吃,这馄饨,我一闻,那菜,就一下子翻上来,我吃不下了。”

他说他吃不下,还有什么说的?我一张嘴,三口两口,把馄饨划拉进嘴里。可是,等我一抬头却看到,军哥,捂着肚子,一口一口吞口水。

听他肚子咕咕的叫声,一下子,我明白了,在这种时候,他还把那碗馄饨,全部都给了我,这不是爱,还能是什么?

军哥的爱人,已经去世5年,我为啥,不跟这么好的男人,欢度一生呢?

旅游回来,我们俩,就爱在了一起,并且,走上了爱情的红地毯。一碗馄饨也有爱,我觉得,那次转头,就是丘比特给我们安排的爱情戏呀!

台。几天后,学校进行了一次对学生衣着礼仪的教育活动。教育内容明确要求,不许女生打耳洞,戴耳环、项链、戒指,不许女生涂口红。这下子麻烦来了,当我的话刚出口,就听有位女生在下面小声地嘀咕了一句:“凭什么男老师就能戴,女学生就不能戴?这不是不许咱们女同学放火,不许百姓点灯嘛!”我知道,此刻自己再多的解释对于正处于叛逆期的学生来讲,无疑是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。于是,我取下了戒指。

自此,我就很少戴戒指了。每次看到影视剧里帅哥手上的戒指时,心中总不免有些痒痒。实在忍不住时,我便会悄悄地拿出那只婚戒,美美地戴上。

前不久,有一天清晨起床时,六岁的女儿突然冒出了一句话:“爸爸,你怎么像个女人呢?”我不解地看着女儿说:“宝贝儿,你为什么说爸爸像女人呢?”女儿指了指我手上的戒指说:“你手上戴着妈妈的戒指呀!”这时我才想起,早上起床时忘了取下昨晚偷偷戴上的戒指。

看着女儿一脸认真的样子,我顿时有些发愣!唉,这生在小镇的男人戴个戒指咋就那么多难呢?

我依旧摇摇头,然后晃了晃手中的试电笔,严肃地对他说:“儿子,你说的这些都对,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无论干什么事,自身的安全最重要。换灯泡的第一步应该先检测电灯以及周边的电路,看看有没有漏电的现象,要不然被电到的话会死人的!”

儿子听完,认真地想了想,大声说道:“我知道了爸爸,换灯泡的第一步是先写遗嘱。”

我一个趔趄,被雷得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。

常惹家里人大火。曾记得,我因为独自点着火把去钻山洞“探险”挨过打,独自下河去摸鱼捉虾游泳挨过骂,独自翻山越岭去看电影被关在大门外受过罚……可是今天,轮到自己当爸爸了,却处处担心起儿子。那时候,自己不是也曾埋怨过自己的爸爸妈妈,不要为我担心吗?

妻子在一旁,见我替儿子焦虑的样子,便劝道:“让他们玩吧,小孩子家如果从开始,就像我们成人一样,处处小心,时时提防,他们也只好一生一世都在摇篮之中度过了,恐怕连吃饭、穿衣、走路都学不会了。”

听了妻子的话猛然大一震。是啊,如果我们用成人的经验去交换孩子们的生活情趣,心理上不知会卸掉多少不应该有的负担!

本版插图 涛涛

世相百态

第一步干什么

王世虎

儿子今年10岁,正是认知世界的年龄,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,整天围着我问东问西的。

这不,今天家里厕所的电灯突然坏了,我下楼买了一个新灯泡正准备换上。儿子又缠着我问开了,非要让我教他换灯泡,还说我经常出差,他如果学会了,以后家里的电灯再坏了就由他这个“小男人”来修